

初 中 國 文
分 類 選 讀

論
說
文
選

胡
雲
翼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下 冊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發行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論說文選 (全二冊)

◎ 實價國幣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雲翼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論說文選
下冊

目錄

原君(黃宗羲).....	一
原法(黃宗羲).....	五
辨志(張爾岐).....	七
與友人論學書(顧炎武).....	一一
人材(顧炎武).....	一五
郡縣論(顧炎武).....	一八
太子丹論(侯方域).....	二〇
西施亡吳辯(侯方域).....	二三
宋論(魏禧).....	二五
室語(唐甄).....	二九

- 論務農書(鄭燮).....三二
- 原士(袁枚).....三四
- 議兵(姚鼐).....三七
- 李斯論(姚鼐).....四〇
- 論學(章學誠).....四三
- 俗嫌(章學誠).....四六
- 爭論(崔述).....四九
- 三代因革論上(惲敬).....五一
- 三代因革論下(惲敬).....五八
- 知己說(劉開).....六一
- 問說(劉開).....六四
- 名實說(朱琦).....六七
- 原才(曾國藩).....六九

世變說(薛福成).....	七一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薛福成).....	七二
原富序(吳汝綸).....	七四
上李鴻章書(孫文).....	七八

初中國文
分類選讀

論說文選

下冊

原君

黃宗羲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君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卞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畢世所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視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也，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鼠首。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

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四〕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膝，〔五〕固扁鑄，〔六〕一入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七〕而毅宗之語公主，〔八〕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九〕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註】〔一〕黃宗義 字太沖，號梨洲，明末餘姚人。清時隱居教授，學者稱南雷先生。有南雷文定、明夷待訪錄

等書。〔二〕許由 堯時高士，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之，不受。〔三〕務光 夏人。湯克桀，以天下讓之，不受。

〔四〕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指堯禪舜，舜禪禹。〔五〕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孟子：「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禹薦益於天，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

子也。』〔六〕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漢高帝九年，置酒未央宮，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羣臣皆稱萬歲。（按仲乃高帝之兄）

〔七〕規規 小見之貌。〔八〕桀 名癸，發之子，在位五十三年，暴虐無道，湯滅之。〔九〕紂 名辛，帝乙之子，在位三十三年，暴虐無道，武王滅之。〔一〇〕湯 姓子，名履，滅夏而有天下，國號商，在位三十年。〔一一〕武王姓姬，名發，文王之子，滅商而有天下，國號周，在位十九年。〔一二〕伯夷叔齊 殷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周滅殷，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一三〕無稽之事 伯夷叔齊諫武王伐紂，餓死首陽山之事，不載於經籍，史記亦作疑詞，故作者指爲無稽。〔一四〕廢孟子而不立 明太祖時，謂孟子『視君如寇讎』之說，有妨君臣大義，議廢其祀，不列於學官。〔一五〕攝緘膝 攝，收斂也。緘膝，固封之也。膝音臙。〔一六〕扁籥 箱篋前鎖處也。〔一七〕願世世無生帝王家 齊蕭道成令王敬則逼宋主禪位，宋主不肯，問曰：『欲見殺乎？』敬則曰：『遷居別宮耳。』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一八〕毅宗之語公主 明崇禎十七年，流寇破京師，毅宗以劍斫長平公主臂，嘆曰：『若何爲生我家？』〔一九〕非絕塵也 謂非無人能追及也。

原法

黃宗羲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

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

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鯁鯁然，曰：唯筐篋之是處，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剿說也。

卽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

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

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註】「一」三代 謂夏、商、周。「二」二帝 謂堯、舜。「三」三王 謂三代之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四」

秦變封建而爲郡縣 秦始皇併吞六國，鑿於周時諸侯之跋扈強大，廢分封制，劃分全國爲三十六郡，爲郡縣

制度之始。「五」漢建庶孽 漢高祖鑒於秦之孤立，封諸子於各地，以爲藩屏。「六」宋解方鎮之兵 宋太祖

祖卽位，鑒於唐時藩鎮之爲禍，乃釋諸將兵柄，集權中央。「七」鰓鰓然 畏懼貌。「八」憲章 遵守其法也。

【九】剿說 勦襲他人之說也。「一〇」至秦而一盡 指秦始皇盡廢三代制度而言。「一一」至元而又一盡

元世祖入主中國，盡廢中國之舊法。「一二」蕩然 廢壞也。「一三」井田 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

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一四」戚戚 憂貌。「一五」桎梏

晉質谷，刑具也。

辨志

卷

張爾岐

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

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輻楫也。樞機正，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輻，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與！

今夫人生而呱呱^①以啼，啞啞^②以笑，蠕蠕^③以動，惕惕以息，^④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既成，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之人』，『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其最劣者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⑤存則儀^⑥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又而彌新者，『百世之人』也。功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未大光，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也。若夫智慮不離乎鐘釜，^⑦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耳目之娛，膜外概置，^⑧不通疴養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警亂荒遺，^⑨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制，爲之區

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志爲之耳。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有入於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胸臆之間，而遠周天地之內，定一息之頃，而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既達，則不可以返也；及其既成，則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而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豈蹠之聰明材力不舜若與？所志者殊耳。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又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與？無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日蹙也。

志之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矣，種烏附〔一〕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培壅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其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二〕廣其聞見，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於古之人者，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原，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三〕學〔四〕記〔五〕曰：『凡學，官先事，〔六〕士〔七〕先志。』張子〔八〕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繇得哉？』

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居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乎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人苟審於內與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定所志矣。

【註】〔一〕張爾岐 字稷若，號蒿庵，濟陽人。明末諸生，入清，隱居教授。有《蒿庵集》等書。〔二〕呱呱 小兒啼

聲。〔三〕啞啞 笑也。〔四〕蠕蠕 音儒，微動貌。〔五〕惕惕以息 惕，懼貌。息，太息也。〔六〕世表 謂

爲世人之表率也。〔七〕儀 法也。〔八〕鐘釜 爲飲食之具。〔九〕膜外概置 謂一概置之度外也。〔一

〇〕督亂荒遺 督音茂，亂也。荒遺，謂荒亡無度也。〔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語見論語。〔二〕孳孳 勤勉

之意。〔三〕賊 卽盜賊，黃帝時大盜之名。賊亦作跖。〔四〕烏附 謂烏頭與附子，有毒植物。〔五〕佔畢

佔，視也。畢，簡也。謂吟誦其簡牘，不能通其蘊奧也。〔六〕學記 禮記有學記篇。〔七〕官先事 謂已仕而爲

學，則當先其職事之所急。〔八〕士 指未仕者。〔九〕張子 作者自稱。

與友人論學書

顧炎武〔一〕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

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二〕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三〕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四〕，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五〕。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六〕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七〕，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禘、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之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

仁者未之有也。謂不伎不求，^{三〇}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伎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三一}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三二}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三三}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三四}

【註】「一」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明亡，隱居不仕。著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及亭林詩文集等書。「二」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謂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孔子所罕言。「

三」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姓端木，名賜，

春秋時衛人。孔子弟子。「四」易傳，指周易繫辭傳，繫辭乃文王周公所作，傳乃孔子所作，通論一經之大

體也。〔五〕行己有恥。孔子之言，見論語。有恥者，有所不爲也。〔六〕好古敏求。論語：『子曰：『我非生而

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謂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七〕危微精一之說。尙書：『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謂人心危險，道心幽微，當精心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八〕允執其中等句

見論語。〔九〕下學而上達。孔子之言，見論語。謂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一〇〕顏子。名回，字子淵，春秋

時魯人。孔子弟子。〔一一〕博我以文。見論語。〔一二〕哀公。卽魯哀公，名蔣，定公之子。〔一三〕曾子。名參，字

子輿，春秋時武城人。孔子弟子。子夏。性卜，名商，春秋衛人。孔子弟子。講學於西河，魏文侯師之。〔一五〕博學

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見論語。切問者，謂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謂思己所未能及之事。〔一六〕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見論語。謂學者程度深淺不同，猶草木之有區別也。〔一七〕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論語：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謂用一理以貫通

之也。〔一八〕祧。超也。〔一九〕東魯。謂孔子。〔二〇〕二帝之心傳。謂堯舜二帝危微精一之心傳。〔二一〕誨

誨。教誨不倦貌。〔二二〕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均孟子弟子。〔二三〕周霄。戰國時魏人。〔二四〕彭更。孟

子弟子。〔二五〕伊尹。名摯，初耕於莘野，後爲湯相，湯尊之爲阿衡。〔二六〕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孟子：『伊

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

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三七〕伯夷 見前黃宗羲原君註十二。〔三八〕忠與清之未至於

仁 論語：『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陳文子何如？

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曰：「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謂不忌刻，不貪得也。〔三九〕不恥惡衣惡食 論語：『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

也。』〔四〇〕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 孟子：『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

中。』〔四一〕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見孟子誠實也。〔四二〕起予 謂啟發我之意志也。

人材

顧炎武

宋葉適言：『法令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縛至不可動，而人之智慮，自不能出於繩約之內，故人材亦以不振。』今與人稍談及度外之事，輒搖手而不敢爲。夫以漢之能盡人材，陳湯猶扼腕於文墨吏，而況於今日乎？宜乎豪傑之士，無以自奮而同歸於庸懦也。

使枚乘相如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讀今日

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以防姦宄而得之者什三，以沮豪傑而失之者常什七矣。

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教化，故其治猶爲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其君子工於絕纒，○而不能獲敵之首；其小人善於盜馬，○而不肯救君之患。誠有如墨子○所云：「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呂氏春秋○所云：「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又如劉蕡○所云：「謀不足以翦除姦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者。嗚呼！吾有以見徒法之無用矣。

實錄○言：「宣德○五年八月丙戌，上罷朝，御文華殿，學士楊溥○等侍。上問：「庶官之選，何術而可以盡得其人？」溥對曰：「嚴薦舉，精考課，何患不得！」上曰：「近代有罪舉主○之法。夫以一言之薦，而欲保其終身，不亦難乎？朕以爲教養有道，人材自出。」漢董仲舒○言素不養士而欲求賢，猶不琢玉而求文采，此知本之論也。徒循三載考績之文，而不行三物教民○之典，雖堯舜亦不能以成允釐○之治矣。

【註】「一」葉適 字正則，宋永嘉人。淳熙進士，官至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學者稱水心先生。有水心文集。

「二」陳湯 字子公，漢瑯丘人。元帝時以薦爲郎，遷西域副校尉，以功封關內侯。後以賄徙邊，還長安卒。

「三」扼腕於文墨吏 扼腕，謂把持其腕，使不得逞也。文墨吏指匡衡，衡爲丞相，以陳湯與師矯制，阻其受封。

「四」枚乘 字叔，漢淮陽人。初爲吳王濞郎中，景帝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嘗作七發等賦，爲世所稱。「五」

相如 卽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武帝時，通西南夷有功，拜孝文園令。所作子虛上林等賦，最負盛名。「

六」經義 明時考試，以經義爲主題，卽世所稱之八股文。「七」管仲 名夷吾，春秋齊穎上人。相桓公，稱霸諸

侯。有管子八十六篇。「八」孫武 春秋齊人。吳王用爲將，西破楚，北威齊晉。有孫子兵法十三篇。「九」科條

謂法令也。「一〇」萬曆 明神宗年號。「一一」絕纓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

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

在前，五合五奮，首卻敵。問之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絕纓，謂冠纓斷也。「一二」盜馬 呂氏春秋：「昔者秦

穆公乘馬而車爲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吾恐

傷汝也。」徧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叩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

百有餘人，畢力爲穆公疾鬥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三〕墨子戰國時宋人，倡兼愛之說，著墨子五十三篇。〔四〕倍畔 背叛也。〔五〕呂氏春秋 舊題呂不韋撰，實爲其賓客之所集也。〔六〕列近則持諫 言在君王之近列則矜持其諫議而無所陳說也。〔七〕罷 疲也。〔八〕劉蕡 字去華，唐昌平人。登進士第，文宗時官至秘書郎，爲宦者所讒，貶柳州司戶參軍卒。〔九〕實錄 史之一種，專紀帝王一人之事蹟。按此當係指明宣宗實錄。〔一〇〕宣德 明宣宗年號。〔一一〕楊溥 字弘濟，明石首人。登進士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二〕罪舉主 謂被薦舉之人有罪，舉主須連坐。〔一三〕董仲舒 漢廣川人。武帝時爲江都相。著春秋繁露等書。〔一四〕三物教民 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一五〕允釐 尙書：「允釐百工，庶績咸熙。」釐，治也。

郡縣論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

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無聖人出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

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_三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_三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_四設之督撫，_五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_六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_七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_八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苟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註】「一」封建 分封諸侯以土地使建國也。「二」胙之土 賜之以土也。「三」科條 見前人材註九。

「四」監司 指監察州郡之官。「五」督撫 謂總督而兼巡撫者也。「六」凜凜焉 恐懼貌。「七」秩 祿

也。〔八〕辟屬 謂辟舉其僚屬也。

太子丹論

侯方域

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荆軻爲盜是也。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爲罪，則何以爲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

昔者燕太子丹遣荆軻入秦刺始皇，不中；秦人來伐，王喜斬丹頭以獻於秦，國竟以滅。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嗚呼！丹之心事，可以告之皇天后土而無憾矣。其死也，將下見其始祖召公奭於九原，卽引而進之周之先文王武王之側，亦豈有慚色哉！本意欲殺敵，不遂則死，已決絕於易水，送軻之日矣。其書斬者，固其所笑而不受也。然且何以罪丹乎？曰：召釁也。夫強秦之欲滅燕，豈待有釁哉？彼六國之見滅者，又坐何釁也？刺亦亡，不刺亦亡，三尺童子能辨之矣。卽云幸而苟延焉，乃蜉蝣之朝夕也，尙不得爲螻蛄之晦朔也。有兩人行而遇虎者，其一惶恐拜跪而乞哀以死，

其一大呼奮臂鬪不勝而死。而論者顧以乞哀爲智，以大呼奮臂爲狂佻而櫻（二七）虎之怒，則何其愚且謬也！

且太子丹之遣軻也，或籌之熟矣。秦之橫行而不可禦，乃天下驚魂震魄自懾伏（二八）於秦，非秦果能制天下也。斬竿一呼而天下瓦解（二九），相去幾時？秦既無德以入人，而其勢又非蟠結而不可動。設一旦其萬乘之君，立死於匹夫之手，國有不內亂乎？天下豪傑，因以知其不足畏；而太子丹者，且收合六國之餘燼，以向西向而前，吾恐嬴氏（三〇）之亡，不待沛公（三一）之入關矣。其以洩（三二）暴秦之威而倡天下之義，莫此一擊若也。他日張良之椎（三三），蓋猶踵荆軻之劍而爲之者也。其不能成，則天也。

故荆軻之與聶政（三四），不可同日語也。宋人有見於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法不立，其公子養客而俠士輕生，故一切以儒者之論繩之。惡聶政之以私害公，而并及之於軻；惡原（三五）、當（三六）、春申（三七）之屬，而并及於太子丹。譬如有醫之於藥者，不察其人之何病，而概以烏附（三八）爲不可用，日以寬和之劑養其腸胃，又安能起久痼（三九）而生之乎？且天下固多散緩肥重以死者，何必其暴斲也。宋之亡也，秦檜（四〇）、湯思退（四一）

之流，日以挑釁之說挾持其君，殺戮天下之謀臣戰將，始終以譎和誤其國。僅有一大儒如考亭者，猶所見之如此。亦何怪乎三百年間多議論而少成功哉！

然則軻可爲忠臣，而丹可爲孝子乎？曰：由今日論之，軻可爲忠臣矣，而要之其人則英雄而感恩者也，設其遇嚴仲子，未必不爲之用也。若太子丹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註】〔一〕侯方域 字朝宗，河南商邱人。明亡不仕。有壯悔堂集。〔二〕繩墨 爲直之具，喻法度也。〔三〕

以荆軻爲盜 荆軻，戰國齊人，徙於衛，稱荆卿，又稱慶卿。爲燕太子丹客，獻樊於期首及燕督亢地圖於秦，以匕

首刺秦王不中，爲秦所殺。宋朱熹通鑑綱目書荆軻爲盜。〔四〕狃 習也。〔五〕太子丹 戰國時燕王喜子，

質於秦，秦王遇之不善，亡歸。使荆軻刺秦王，不成被殺，秦遂大舉兵伐燕，燕王喜斬丹以獻秦。後燕終爲秦所滅。

〔六〕始皇 秦莊襄王之子，名政，破滅六國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七年。〔七〕王喜 惠王曾孫，太子丹之父，

在位三十三年，爲秦所虜。〔八〕宋儒曰：丹有罪焉，故書斬。宋儒指朱熹通鑑綱目書曰：『乙亥，冬十月，秦拔

薊，燕王走遼東，斬其太子丹以獻於秦。』〔九〕召公奭 姓姬名奭，周人。武王滅紂，封之北燕，爲燕始祖。〔

〇〕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世因謂墓爲九原。〔一〕易水 出今河北易縣。〔二〕蜉蝣 小蟲名，夏

秋之交甚繁殖，多近水而飛，朝生暮死。〔二〕螻蛄 蟬屬，善鳴，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四〕攫 觸也。〔五〕

懼伏 懼其威勢而屈服也。〔六〕斬竿 一呼而天下瓦解。秦二世元年，陳勝吳廣起兵抗秦，無兵械，斬竿為

之。於是羣雄皆起，遂以亡秦。〔七〕嬴 秦為嬴姓。〔八〕沛公 漢高祖起兵於沛，自立為沛公。〔九〕洩

滅也。〔一〇〕張良之椎 張良，字子房，家五世相韓，謀為韓報仇，使力士挾錐擊秦始皇於博浪沙，誤中副車。後

佐漢高祖平天下，封留侯。〔一一〕聶政 戰國軹人，為嚴仲子報仇，刺殺韓相俠累，自剄死。〔一二〕原 即平原

君，戰國時趙武趙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一三〕嘗 即孟嘗君，戰國時齊靖郭君田嬰之子，名文。

〔一四〕春申 姓黃，名歇，戰國時楚相，號春申君。〔一五〕烏附 見前張爾岐辨志註十四。〔一六〕久痼 久病

也。〔一七〕秦檜 字會之，宋江寧人，為高宗相，力持和議，誣殺岳飛，造成南宋偏安之局。〔一八〕湯思退 字進

之，宋處州人，附秦檜，累官參知政事，後為相，以許地於金，時論大譁，思退憂悸死。〔一九〕考亭 地名，在今福建

建陽縣西南。朱熹曾居於此，後人因以稱之。〔二〇〕嚴仲子 名遂，戰國韓人，與韓相俠累有隙，使聶政刺殺之。

西施亡吳辯

侯方域

西施〔一〕非能亡吳也，而後世以亡國之罪歸之西施，過矣！

使吳王不信宰嚭，殺伍胥，內修國政，外備敵人。西施一嬪嬙耳，何能爲？當時以勾踐之堅忍，種蠱之陰計，臥薪嘗膽，日伺其後，而乃遠出數千里，爭長黃池之間，搆蠶艾陵之上，窮師黷武，殆無寧歲。越人乘其空虛而傾其巢穴。此卽無西施，豈有不亡者哉！

吾觀吳之亡也，與秦之苻堅相類。二君荒淫精明，固不可同年而語；而秦之亡以伐晉致潰，吳之亡以越境而內救不及，其轍一也。然後知「佳兵者自焚，而攻遠者遺近」，元龜格言，必不易也。

夫吾之爲西施辯者，非果謂女戎可與於末滅也；蓋欲推其致亡之由，而斷之於窮師黷武，以爲後世鑑戒也。嗚呼！吳之亡也，有西施亡，無西施亦亡，強大真不可恃哉！

【註】〔一〕西施 春秋越苧蘿村西鬻薪之女。越王句踐敗於會稽，取西施獻於吳王夫差。吳亡，不知所終。

〔二〕吳王 指夫差，闔閭之子。敗越王句踐於會稽，國勢日強。後會諸侯於黃池，句踐乘虛而入，遂爲所滅。夫差自剄死。〔三〕宰嚭 卽太宰嚭，本楚大夫伯州黎之子。州黎爲楚靈王所殺，嚭奔吳，爲正卿。越王既敗，獻美女

於太宰綏，綏乃勸夫差與越成。〔四〕伍胥 名員，字子胥，春秋時楚人。父奢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員奔吳，佐吳伐楚，復敗越。封於申，亦稱申胥。因諫與越成，爲夫差所殺。〔五〕嬖嬙 婦官名。〔六〕勾踐 春秋時越王。爲吳所敗，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滅吳。〔七〕種 卽文種，越大夫。句踐滅吳，種謀爲多，功成，范蠡勸之退，種不聽，卒被殺。〔八〕蠡 卽范蠡，字少伯，春秋楚三戶人。佐越王句踐滅吳，功成不居，變姓名爲鴟夷子皮，又號陶朱公，卒於陶。〔九〕黃池 在今河南封邱縣西南。魯哀公十三年，夫差與晉公午會於黃池，而爭盟長。〔一〇〕艾陵 齊地，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博縣故城之南。夫差敗齊師於此。〔一一〕苻堅 晉時前秦主，滅前燕等國，勢極強盛。後以伐晉致敗，爲姚萇所殺。〔一二〕佳兵 好用兵也。〔一三〕元龜 卽王大寶，宋潮州人。官至禮部尙書。〔一四〕女戎 言女禍也。〔一五〕末滅 科罪避重就輕也。

宋論

魏禧〔一〕

天下之亂，不亂於既亂，而亂於既治。國家之禍，不禍於小人，而禍於君子。既亂之日，與小人之禍人家國，此不待智者而後見也。而既治之亂，君子之禍，則謹守繩墨〔二〕之士，恒有所不及知；知之而不敢斷然出其言，以正告於天下。

吾嘗觀北宋之禍，其罪在章惇、蔡京、韓侂胄、秦檜、韓世忠、呂大防、諸賢自貽其患。南宋之禍，其罪在秦檜、韓侂胄、數賊、而實岳飛、韓世忠、諸白將坐失其機。何則？元祐、初宣仁、擢用故老、黜安石、之黨、以盡反神宗、之政、司馬諸賢，言無不聽，行無不遂，勢不可謂不專。使此時能取小人之桀雄者斬殺之，其次者竄逐之，則太后雖崩，無足慮；哲宗雖暗，無能有蠱惑其心而奪其鑑者。慮不出此，而優柔養奸，行調停之說，其罪之極大重惡者，止於放逐，或罷使閒居，或使之仍立於朝，以爲足以致治而無憂，而不知逐者可還，罷者可起，在朝者可攀援窺伺，以馴至於得柄。書曰：『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蓋熙甯之禍，延蔓於紹聖、政宣，而根伏於元祐也。

高宗既立，天下引領以望恢復。韓岳諸將，戰無不捷，金師幾於北遁。然檜以一人主和其內，諸道之師悉罷，甚至矯制殺飛，而天下事遂不可爲。嗚呼！鬻拳、兵諫、君子猶以愛君誦之。與其死於奸臣，孰若死於敵之爲烈？避專制之罪名，何如棄二帝、敗國家塗炭生民之禍爲酷？向使飛不奉詔，不班師內覲，其始若同於叛臣之崛強。

跋扈而不可制而專力圖金克中原以迎二帝然後還戈而清君側解柄伏闕自尸抗命之罪，則雖有百楡，不足以爲憂者。而區區之金，其何不可翦此而朝食？

蓋嘗論三代以後，人才莫盛於宋，其致治遠不及漢唐何也？漢唐之立國在強固，宋之立國在忠厚。漢唐以強固立國，而其法多蕩軼簡易，故一時臣工類能敢作果爲，以自奮其才智，是以能成功。宋以忠厚立國，其法多繁委周密，而一時臣工，又皆循禮守分，不敢逾越尺寸，斤斤然規矩準繩之中，以自救過不給，是以不肖者，不能爲大亂，而雖有大賢，不能遂志畢力，犯非常之舉，以至於大治。

嗚呼！排衆論，冒不韙，危天子以成大功者，終宋之世，吾以爲寇萊公一人而已矣！

【註】〔一〕魏禧 字叔子，又字冰叔，號裕齋，又號勺庭，寧都人。明末諸生，入清不仕。有魏冰叔集。〔二〕繩墨

見前侯方域太子舟論註一。〔三〕章惇 字子厚，宋蒲城人。哲宗時官至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爲王安

石一黨，引用蔡京等，力排元祐黨人。後貶睦州卒。〔四〕蔡京 字元長，宋仙遊人。徽宗時官至左僕射，兼中書

侍郎，進司空，拜太師，封魏國公。後貶死。〔五〕司馬光 字君實，宋夏縣涑水人。寶元初進士，哲宗時爲相，贈太

師溫國公，諡文正。〔六〕呂大防 字微仲，宋汲郡人。元祐初，封汲郡公，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後爲章惇

等所搆，貶死。〔七〕秦檜 見前侯方域太子丹論註二十七。〔八〕韓侂胄 字節夫，宋安陽人。寧宗時，官至

太師平章軍國事，封平原郡王。主伐金，師屢潰。嘉定初，斬其首，函以遺金人。〔九〕岳飛 字鵬舉，宋湯陰人。官

至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屢破金兵。後爲秦檜所誣，死於獄中。追諡武穆，封鄂王。有岳武穆集。〔一〇〕韓世忠

字良臣，宋延安人。屢破金兵，官至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樞密使。卒拜太師，追封蘄王。〔一一〕元祐 宋哲宗

年號。〔一二〕宣仁 宋英宗之后，姓高，亳州人。哲宗立，尊爲太皇太后。帝年幼，太后爲攝政，退王安石黨，用司馬

光等，時號爲女中堯舜。〔一三〕安石 卽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倡行新法，爲

當時賢哲所詬。〔一四〕神宗 名頊，英宗之子，在位十八年。〔一五〕哲宗 名煦，神宗之予，在位十五年。〔一六〕

熙寧 宋神宗年號。〔一七〕紹聖 宋哲宗年號。〔一八〕政宣 政和宣和均宋徽宗年號。〔一九〕高宗 名構，

徽宗之子，在位三十六年。〔二〇〕鬻拳 春秋時楚大夫。嘗強諫文王，王勿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亦自刎

以示罪。及王禦巴師敗還，鬻拳勿納，王遂伐黃，敗之，還以疾卒。鬻拳亦自殺。〔二一〕君子猶以愛君誦之。〔左傳〕

「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二二〕二帝 指徽宗欽宗二帝，時爲金所虜。〔三

三〕三代 見前黃宗羲原法註一。〔三四〕斤斤 俗稱著意細事曰斤斤。〔三五〕不韙 不是也。韙音章。〔三六〕

寇萊公 名準，字平仲，宋下邳人。真宗時爲相。景德元年，遼入寇澶州，寇準力主帝親征，遼請盟，以功封萊國公。

室語

唐 甄（一）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妻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妻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卽市以來，又天寒，所以味鮮若此。』

於是飲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何故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

曰：『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一）

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

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爲天子之大手。天下既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古）乘法駕，（古）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園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母也，人所仰望以胤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人，其罪豈不重於匹夫乎？」

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於人哉！』乃舉一箸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之楫。』
〔一〕上而割之，刳其腹，剝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啻泰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註】〔一〕唐甄 本名大陶，字鑄萬，清達州人。順治舉人，知長子縣。罷還，流寓吳中。有圃亭集及潛書。〔二〕

拊拍也。〔三〕三代 見前黃宗義原法註一。〔四〕高帝 卽漢高祖劉邦，字季，豐人。滅秦而有天下，在位

十二年。〔五〕城陽今山東莒縣。史記：『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六〕潁陽 故城在今河南

許昌縣西南。史記：『沛公南攻潁陽，屠之。』〔七〕光武帝 名秀，字文叔，蔡陽人。破王莽，卽帝位，爲漢中興之

王，在位三十三年，諡光武，廟號世祖。〔八〕屠城三百 言其屠城之多也。〔九〕袞冕 袞爲天子之服，冕爲

天子之冠。〔一〇〕法駕 天子之車駕也。〔一一〕樅 音眞，卽庖廚中所用之砧板。〔一二〕劇 音西，刮也。

論務農書

鄭 燮

——范縣署中寄弟墨——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穫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製磨，製篩羅簸箕，製大小掃帚，製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糶簸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週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初走錯了路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

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爲最貴，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星象昭昭可鑑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鬪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手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

有餘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風俗偷則不同爲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註】「一」鄭燮 號板橋，清興化人。乾隆進士，官知縣。工書畫。有鄭板橋集。「二」范縣 今山東縣名。「

三」碓 音隊，舂具也。「四」舂揄 詩經：『或舂或揄。』舂，擣粟也。揄，扞白也。「五」蹂簸 揚米去糠也。「

六」四民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七」七夕 陰曆七月七日爲七夕。相傳天河之東，有織女，天帝之子也。年年

織杼勞役，織成雲錦天衣。天帝憐其獨處，許嫁河西牽牛郎。嫁後，遂廢織紉。天帝怒，責令歸河東，唯每年七月七

日夜，渡河一會。「八」主中饋 謂主飲食之事也。「九」鼓兒詞 當時流行之鄙俗歌詞也。「十」門葉爲

戲 謂門紙牌也。

原士

袁枚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尙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

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寄西棘之法。天下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游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易當也。

今則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寬而易傳。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爲公卿大夫。千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

益困。嗟呼！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

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材，不必一類，而其真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

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類，夫然後倖倖相承，而賢乃愈遺。

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夸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也。

予閱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註】「一」袁枚 字子才，號簡齋，清錢塘人。乾隆進士，爲江寧宰。有小倉山房詩文集等書。「二」舜有五臣

論語：『舜有臣五人。』謂禹、稷、契、皋陶、伯益也。「三」武王 有亂臣十人 亂臣，治亂之臣也。尚書周武王

泰誓：『予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呂姜。「四」黨有庠

五百家爲黨，其設學曰庠。「五」家有塾 家學曰塾。「六」國有學 卽大學。「七」羽籥 羽乃樂舞時所

執之雉尾，籥乃樂器。〔八〕三物 六德六行六藝。〔九〕六行 孝友睦婣任卹。〔一〇〕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一一〕移郊 謂逐之邑外也。〔一二〕移遂 郊外曰遂，謂逐之郊外也。〔一三〕東寄西棘 古國學簡不帥教者，辟之遠方，終身不齒。西方曰棘，東方曰寄。〔一四〕化居 變化居積也。如山林之民，化材木而居魚鹽。川澤之民，化魚鹽而居材木。〔一五〕四子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四子書，簡稱四書。〔一六〕一經 指詩、書、易、禮、春秋之一種。〔一七〕千室之邑 言千家之大邑也。〔一八〕汰 濇去之也。〔一九〕倅進 謂僦倅以進也。〔二〇〕濟濟 衆盛之貌。

議兵

姚鼐〔一〕

兵民分，雖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以學書，出則量庾敷，權輕重，度長短，持籌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

然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而舍，戰陳必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疆場之交，不啻爲揖讓俯仰於庭戶之內也。夫何爲不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於營幕之中。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鬪而已。居則暴桀，而與人若不同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爲兵矣。

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爲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

昔者管子管子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子知先王兵民爲一之制，不可以決戰。故參其國，伍管子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管子五鄉爲一軍，管子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管子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爲軍，鄙則爲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

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

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管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明以來，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鬪；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喝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誰何於道路者，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註】〔一〕姚簡 字姬傳，一字夢穀，清桐城人。乾隆進士，官刑部郎中，主南京鍾山書院等講席。有惜抱軒集。

等書。〔二〕筴 簡書也。〔三〕管 筆也。〔四〕庾 藪 古量名，十六斗爲一庾，藪卽庾也。〔五〕僂 音詭。

賁也。〔六〕鋒 鎗 兵刃爲鋒，箭鏃爲鎗。〔七〕蕪 萊 謂衆草亂生，荒廢不治也。〔八〕槁 鹹 槁，枯也。鹹，音

洫，面也。〔九〕桀 見前黃宗羲原君註八。〔一〇〕舍我 稽事 見尙書湯誓。〔一一〕管仲 見前顧炎武人材

註七。〔一二〕參其國伍其鄙 管子：『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國，謂關以內，鄙，謂郊關以外。

參伍，謂區劃爲三五也。〔三〕國中士之鄉十五。管子：「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

〔四〕五鄉爲一軍。一鄉二千家，五鄉合萬家，家出一人，共萬人，爲一軍，置帥率之。〔五〕野有五屬。管子：

「制五家爲軌，六軌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大夫。」〔六〕誰何 詰問也。

李斯論

姚鼐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

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呼！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耶！

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遂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

建熙寧^{〔一〕}新法；其後章惇^{〔二〕}曾布^{〔三〕}張商英^{〔四〕}蔡京^{〔五〕}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

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註】〔一〕蘇子瞻 蘇軾字子瞻，其荀卿論中有『李斯以其學亂天下』語。〔二〕李斯 楚上蔡人，爲荀

況弟子。佐秦始皇定天下，官至丞相。後爲趙高所害。〔三〕荀卿 名況，戰國趙人。時人尊之，稱曰荀卿。其學以

孔子爲標準，倡性惡之說。〔四〕孝公 戰國時秦君，名渠梁，在位二十四年。〔五〕商鞅 姓公孫氏，衛之庶

子。爲秦孝公相，封於商，號曰商君。〔六〕燔 音煩，燒也。〔七〕告坐 告，告姦也。坐，連坐也。〔八〕遊宦之民

謂他國之來遊以求仕進者。〔九〕始皇 見前侯方域太子丹論註六。〔一〇〕二世 名胡亥，在位三年。

〔一一〕焚詩書 秦始皇時，從丞相李斯之請，非秦紀之書皆焚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類而已。〔一二〕禁

學士 始皇時禁偶語詩書，禁以古非今，犯禁諸生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一三〕督責 謂嚴加督察，責

之以刑罰也。〔一四〕疾首頓蹙 疾首，頭痛也。頓蹙，頓眉蹙額也。〔一五〕五刑 古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

〔一六〕三族 父母、兄弟、妻子爲三族。〔一七〕唾人凶等句 語見易經履卦。言小人竊居高位，擅作威福，卒罹於

凶咎也。咥音迭，齧也。〔一〕〔二〕頌言 公言也。〔三〕〔四〕儒效 謂大儒之功效也。荀子有儒效篇。〔五〕諫逐客

秦始皇即位，逐諸侯之客，李斯亦在逐中，上書諫之，始皇乃止逐客。〔一〕〔二〕王介甫 王安石字介甫。〔三〕〔四〕熙

寧 宋神宗年號。〔一〕〔二〕章惇 見前魏禧宋論註三。〔三〕〔四〕會布 字子宣，宋南豐人。徽宗時官至右僕射。與

蔡京不相能，爲京所構，責授舒州司戶卒。〔一〕〔二〕張商英 字天覺，宋新津人。黨於章惇，官至尙書右僕射。〔三〕

〔四〕蔡京 見前魏禧宋論註四。

論學

章學誠

沈楓垞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坐，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愚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

或曰：『此卽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瞻，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

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買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瞻，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

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一）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買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二）猗頓（三）之富，莫能給其買（四）也。如約略其買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戶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五）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

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六）。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

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冊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

韓昌黎（四）曰：「記事者必提其要，（五）纂言者必鉤其玄。」鉤玄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絕無流傳，亦必尋常摘句，取備臨文撫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玄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誤爲學問，可例觀也。

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註】〔一〕章學誠 字實齋，清會稽人。乾隆進士，官國子監典籍。有章氏遺書。〔二〕沈楓墀 名在廷，清乾

隆舉人。〔三〕居 積著也。〔四〕方劑 謂藥方也。〔五〕蘇子瞻 蘇軾字子瞻。〔六〕漢書 史部要

籍之一，共一百二十卷，後漢班固撰。〔七〕瞻 音善，豐富也。〔八〕班書 謂班固之書，卽漢書也。〔九〕陶

朱 見前侯方域西施亡吳辨註八。〔一〇〕猗頤 春秋魯人，學於陶朱，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其後富擬王侯。

〔一一〕賈 與價同。〔一二〕矯矯 高出貌。〔一三〕縱橫 指縱橫家，古九流之一，以審察時勢游說動人爲主，

如戰國時蘇秦張儀諸人皆是。〔四〕韓昌黎 韓愈先世居昌黎，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故世稱韓昌黎。

〔五〕記事者必提其要等句 見韓愈文進學解。

俗嫌

章學誠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歐陽辨師魯之誌，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爲呂舉人誌。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夫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淒悲，豈其中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牆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

又爲某夫人誌。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答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

余嘗爲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頽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勸入緩

工。今則爲日更久，圯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勸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後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爲是說，不約而同。

又嘗爲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係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僕數矣。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

又爲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遊，始爲極盛。」而同人中有從遊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後爲盛，是我輩不足重乎？」

又爲梁文定公較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

其他瑣瑣，爲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

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爲文之質；而或懷狹偏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倖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餘，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詩賦必諧平仄，而後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後辭達。今爲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爲涉世之文；不虞之舉，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默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註】「一」退之遭李愬之毀

唐憲宗時，裴度爲相，主持討平淮西，命韓愈撰平淮西碑，愈歸功裴度。時李愬

爲平淮西主將，憤不能平，總妻爲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文，命學士段文昌重撰文

勒石。

「二」歐陽辨師魯之誌

歐陽修作尹師魯墓誌，其門生親友多謂其太簡，羣加指摘，修特撰論尹師魯

墓誌一文以辨之。

「三」朱先生

朱筠字竹君，號笥河，清大興人。乾隆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有笥河集。爲

章學誠之師。

「四」呂舉人

名元龍，字麟洲，一字慕堂，大興人。

「五」遷安縣

今屬河北。

「六」拘泥

固

執不知變通也。〔七〕不可更僕數。猶言不可盡數也。〔八〕梁文定。名嗣治，字階平。清乾隆進士。卒諡文。

定。〔九〕偏心。謂器量淺狹也。〔一〇〕周孔。謂周公孔子。〔一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古樂府中有蜀道

難，屬瑟調曲名。〔一二〕太行。山名，亦曰五行山，連亘河南河北山西之間。〔一三〕詰屈。屈曲也。〔一四〕崎嶇。

言山路不平也。〔一五〕容悅。阿徇以爲容，逢迎以爲悅也。

爭論

崔述

廉頗〔一〕爲趙將，有大功，拜爲上卿。藺相如〔二〕爲趙奉璧於秦，完璧而歸，又相趙王〔三〕。會秦王〔四〕於澠池，亦拜爲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爲之下，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稱病不與爭，望見頗，引車避匿。頗聞之，肉袒〔五〕負荊〔六〕，至相如門謝罪，卒相與驩。世皆多相如之有讓。余獨以爲相如固賢，亦幸而遇廉頗之賢，故得成其讓也。何者？天下之事，兩爭然後相爭，亦兩讓然後相讓。使相如避而頗不悔，以爲畏己而愈肆焉；卽已辱之，猶以爲未足，相如其奈之何？由是言之，成相如之讓者，頗也。

宋殷景仁〔七〕爲領軍將軍，〔八〕薦劉湛〔九〕於文帝，〔一〇〕召爲太子詹事，〔一一〕並被

任遇。滿以景仁位在己上，乃因彭城王義康（四）以傾之。景仁懼，稱疾不出，以避滿者數年。滿猶不肯已，使盜謀殺之。文帝乃與景仁密謀誅滿，然後景仁得免。若此者，豈景仁之不讓哉！滿非有頗之功，又因景仁以進，固不當傾景仁；景仁之避滿，其事更難於相如；然卒不能滅其怒，必死景仁而後甘心者，何也？人心無盡，固非讓之所能化也。

嗟夫，士大夫誦讀詩書，談說禮義，讓之猶不足止其爭；況於里巷不學之人，市井無賴之輩，尙力而不尙德者乎！雖有好讓之人與之處，亦不能保無相爭之事。乃世之士見其如此，不復問其曲直，輒從而兩罪之，嗚呼，過矣！古之時，人心淳樸，風俗敦厚，猶有化於讓者；後世不可得矣。有讓之者，則以爲畏己而愈陵之；讓之既久，則又以爲事固當然而安之。一日少拂其意，則其怒反更甚。且讓固有不能率以爲常者。人之貪心，退之則漸止，縱之則益甚。今日欲得其牛，與之，至明日而又欲得其車；又與之，又明日而又欲得其宅；故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爭而不已，勢必至於讓者不能復讓而亦與爭，貪者智盡力窮而無所得，然後其爭始息。故兩爭者，必至之勢也。

周太王（一）之居邠，狄（二）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皆不得免焉，乃屬

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卒棄其國，逃之岐山。而後已。秦以山西鑿六國，六國爭割地以事之，今歲割三城，明歲又割五城，地不盡，秦兵終不止，卒滅六國，并天下而後已。太王之與六國，不可謂不讓矣。周秦以上已非讓所能化，況後世乎？故曰：『以讓奉貪，常不足之勢也。』

宋之與金也，初割三鎮，繼割兩河，繼而又割京東、京西、陝西、諸路，求和之使旁午於道，畏避不已，至於航海自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如宋之讓者也。然而金師南牧，未嘗爲之中止，必待韓、岳、吳、劉，屢挫其鋒，然後金人始許畫淮以和。由是觀之，苟力之所能爭，雖百讓之不止。國家之大，閭里之微，其理一而已矣。故曰：『兩爭者，必至之勢也。』

聖人知其然，故不責人之爭，而但論其曲直。曲則罪之，直則原之，故人競爲直而莫肯爲曲。人皆不肯爲曲，則天下無爭矣。然則聖人之不禁爭，乃所以禁爭也。後世之論者，則不然，但見其後之爭，遂不復問其前之讓，而曲者直者至是均不免於訾議。曲者以利，猶獲助於小人，直者以義，并見棄於君子。人知讓之之後，之終不免於爭，而又不能以其

直見諒於人也，故競爲其曲而莫肯爲直。與其讓而不終，無寧爭之於始。俗之益爭，夫亦好爲高論者之有以驅之也。且論者於南宋之事則以其讓爲罪，於閩里之間則又以其不讓爲罪。天下傳自祖宗，田宅亦受之先世，勢同而論異，事異而罰同。嗚呼！人欲求免於後世之君子，難矣哉！

朱仁軌〔三〇〕云：『終身讓畔，〔三一〕不失一段。』斯言也，聽之甚美。然以余所見鄉黨之間，則大不然。最甚有楊氏者，田百畝，今僅餘四十畝矣；然猶供百畝之稅，遂爲子孫百世之害。不知古今之殊俗耶？抑四方風氣之不同耶？至於不肖之宗族，尤不可以常理論。惟力足以拒之，斯已耳；否則必無立錫之地，而後不生其心。然亦其初卽然，乃免於爭；若爭端已起而後然，則雖垂橐〔三二〕而人猶不信，縣磬〔三三〕而忿猶不消。故有田宅已捐，自食其力，幸未至於凍餒，而爭猶不止者；況其讓猶未至於是者耶！

曰：『然則讓不能以化人乎？』曰：其人而賢如廉頗也，則能卽不然，而吾力能制其命而姑讓之，彼自知其力之不敵也，亦或有知感者；不可以是概之人人也。是故，以讓自勉則可，以讓責人則斷不可。夫責人則亦惟論其曲直而已矣。惜乎世之君子未嘗久處

閭閻，^{〔一〕}親歷險阻，而於人情多不諳也。

【註】^{〔一〕}崔述 字武承，號東壁，清大名人。乾隆舉人，官縣令。著書有考信錄等三十四種。^{〔二〕}廉頗 戰

國時趙將。後因得罪趙王，亡奔魏，復奔楚，卒於壽春。^{〔三〕}藺相如 戰國時趙相。秦昭襄王以十五城求易趙

和氏璧，相如懷璧往。既獻璧，秦王無償城意，乃給取之，完璧歸趙。後趙王與秦王會於渾池，秦王欲辱趙王，亦爲

相如所阻。^{〔四〕}趙王 卽趙惠文王，名何。^{〔五〕}秦王 卽秦昭襄王，名稷。^{〔六〕}渾池 今河南縣名。^{〔七〕}

肉袒 袒衣露肉也。^{〔八〕}負荆 荆，楚也，可以爲鞭。負荆以往，請相如加責，以示請罪也。^{〔九〕}殷景仁

南朝宋長平人。文帝時，官至尙書僕射，拜揚州刺史。^{〔一〇〕}領軍將軍 掌禁衛軍之官。^{〔一一〕}劉湛 字弘仁，

小字班虎，南朝宋涅陽人。文帝時，官至太子詹事。後因結納彭城王義康，爲文帝所殺。^{〔一二〕}文帝 名義隆，武

帝之子，在位三十年。^{〔一三〕}太子詹事 總理太子東宮內外庶務之官。^{〔一四〕}彭城王義康 南朝宋武帝第

四子，封彭城王。元嘉間輔政，勢傾內外。後授江州刺史。爲范曄謀反事所累，賜死。^{〔一五〕}周太王 一稱古公亶

父。初居邠，狄人侵之，遷於岐山之下，改國號曰周。武王追尊爲太王。^{〔一六〕}邠 今陝西邠縣地。^{〔一七〕}狄 北

方之種族。^{〔一八〕}岐山 今陝西縣名。^{〔一九〕}鑿 音敖，苦戰多殺傷也。^{〔二〇〕}三鎮 指太原、中間、河間三鎮，

在今河北山西境。^{〔二一〕}兩河 指河北河東之地。^{〔二二〕}京東 宋時路名，指青州，卽今山東益都縣。^{〔二三〕}

京西 宋時路名，治宋州，在今河南商邱縣南。 〔二四〕陝西 宋時路名，治京兆，即今陝西長安縣。 〔二五〕旁午

事煩雜也。 〔二六〕韓 即韓世宗，見前魏禧宋論註十。 〔二七〕岳 即岳飛，見前魏禧宋論註九。 〔二八〕吳

即吳玠，字晉卿，宋隴干人。屢破金兵，官至四川宣撫使。孝宗時追封浚王。 〔二九〕劉 即劉錡，字信叔，宋德順軍

人，屢破金兵，官至太尉，江淮浙西制置使。 〔三〇〕朱仁軌 字德容，唐永城人，隱居以終。私諡孝友先生。 〔三一

畔 田界也。 〔三二〕垂橐 謂橐中不容物而空垂也。 〔三三〕懸磬 器中空也，喻家之匱乏。 〔三四〕闔閭 里

中門也。

三代因革論(上)

惲敬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蔽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

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摘砂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於耕鋤，而望，而以廬井合之。是故井

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

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爲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憑圖書稽覈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罪，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魯之稅畝丘甲，○晉之州兵爰田，○其見於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日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爲使我使我。於是急功好利之君之大夫，徇其民而大變之。

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泯，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掃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

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

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而不一言及於兵與農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爲助，助之爲徹，是也。孟子於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於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註】〔一〕憚敬 字子居，號簡堂，清武進人。乾隆舉人，官同知。有大雲山房文集。〔二〕井田 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書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三〕蔽罪商

鞅，斷也。商鞅，見前姚鼐李斯論註五。〔四〕阡陌 田間小路，以區界田畝者，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五〕

自關以東，謂函谷關以東之諸國也。〔六〕神農氏 古帝名。教民爲耒耜，興農業，故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

又稱炎帝。起於烈山，故亦曰烈山氏。〔七〕黃帝 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故曰有熊氏。

又稱炎帝。起於烈山，故亦曰烈山氏。〔七〕黃帝 姓公孫，生於軒轅之丘，故曰軒轅氏。國於有熊，故曰有熊氏。

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八〕經界 田之界限也。〔九〕饁饋 餉田食也。〔一〇〕廩井 井方一里是爲

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八家井甞廩舍。〔一一〕斥鹵 謂鹹

地可資爲鹽而不能耕種者也。〔一二〕圭田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以供祭祀。上田，故謂之圭

田。〔一三〕餘夫之田 一家以八口爲率，有多丁則爲餘夫，受田二十五畝。〔一四〕士田 士大夫之子得而耕

之田也。〔一五〕賈田 在市賈人其家所受之田也。〔一六〕歸田受田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一七〕圻

地方千里爲圻。〔一八〕十一 謂十取其一也。〔一九〕稅畝丘甲 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蓋公田之法，十取其

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也。魯成公六年，作丘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躡士三人。今一丘一甲，則每甸須出

甲士四人，蓋增兵也。〔二〇〕州兵 晉惠公六年，作爰田州兵。爰，易也，賞衆以田，而易其疆畔也。州兵，謂使

州長各繕甲兵。（二千五百家爲州。）〔二一〕賈 夏之田賦名。〔二二〕始皇 見前侯方域太子丹論註六。

〔二三〕行夏之時等句 見論語。〔二四〕助 殷之田賦名。〔二五〕徹 周之田賦名。〔二六〕則在君與子等句

見孟子。君指滕文公，子指畢戰。蓋滕文公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地之事，孟子答之如此。〔二七〕王莽沒民之

田 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二八〕後魏限

民之田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

則還田，賣者坐如律。

三代因革論(下)

惲敬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楨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旣也。一人爲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爲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又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僧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爲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爲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

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爲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貧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爲，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爲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爲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爲之者衆，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與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衆，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

惲子居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爲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

工商有餘，爭歸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一〕曰『疇若予工』。〔二〕曰『懋遷有無化居』。〔三〕所諄諄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四〕周之九誥。〔五〕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氏。〔六〕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七〕孔子之少正卯。〔八〕孟子之許行。〔九〕皆二氏也。有遺戎，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一〇〕則已顧役。〔一一〕有門子。〔一二〕餘子。〔一三〕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亦於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註】〔一〕楨幹 築牆立木也，楨在牆兩端，幹在牆兩旁。〔二〕愀然 容色變也。〔三〕怫然 忿貌。〔四〕

〔五〕韓愈 卽韓愈。〔五〕古之爲民者四等句 見韓愈原道。〔六〕今之爲民者六 士農工商之外加僧道

也。〔七〕今之教者處其三 謂儒釋道也。〔八〕牙者互之儉者會之 牙，古作互，以主互市，故稱互郎。牙儉

爲會合市人者，卽買賣之居間人也。〔九〕臺 賤役也。〔一〇〕揄長袂躡利屣 史記：『今夫趙女鄭姬，設形

容，揄鳴琴，揄長袂，躡利屣。』揄，引也。長袂，長袖也。躡，踏也。利屣，舞履也。履小而銳，故曰利屣。〔一一〕逐末 謂經

商也。古以農爲本，以經商爲末。〔一二〕汝后稷播時百穀 見尙書舜典。后稷，官名。播，布也。時，是也。〔一三〕疇若

予工 見尚書舜典。疇，誰也。若，順也。工，謂百工之事。〔二〕懋遷有無化居 見尚書益稷。懋，勉也。遷有無，謂

徙有之無。化居，交易其所居積。〔三〕盤庚 尚書商書篇名。〔四〕誥 尚書中周書多以誥名篇。〔五〕二

氏 佛老也。〔六〕華士 太公望（即呂尚）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裔，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

望至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七〕少正卯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八〕

許行 戰國時楚人。滕文公用孟子之言，將行井田之制，許行至，爲神農之言，進君臣並耕之說以沮之。〔九〕

庶人在官 指吏胥之徒也。〔十〕顧役 謂僱員傭役之人也。〔十一〕門子 卿之嫡子。〔十二〕餘子 嫡

子之母弟。

知己說

劉 開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四）在楚，以未設醴而去，未嘗不怪其愀然（五）徑行，負疇昔者知遇之意。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一旦受當

事之知，遂心馳勢力，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游，以全人已之美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之士，將軍得揖客而身益重。如使受知者，皆讒諂面諛，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以君臣之法；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材，逢破格之賞識，而卽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德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

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爲人用也；夫固可以禮固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憂其繼也！

【註】「一」劉開 字明東，號孟塗，清桐城人。以諸生客公卿間。有孟塗詩文集等書。「二」韓子 卽韓非，戰

國時韓之諸公子。爲法家言，有韓非子二十卷。「三」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 見韓非子說難篇。「四」穆生

漢初魯人。少時與楚元王同學。元王王楚，穆生官中大夫。穆生不善飲，但每食元王必爲備酒。後王戊嗣位，忘

備酒，穆生以爲王意已怠，卽托辭去。「五」愨然 不以爲意貌。愨音介。「六」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見易繫辭下傳。「七」將軍得揖客而身益重 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甚驕貴，獨汲黯與抗禮。人或勸之，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八」光武 見前唐甄室語註七。「九」嚴光 本姓莊，以避明帝諱改，

一名遵，字子陵，後漢餘姚人。少與光武帝同學，及帝卽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

年八十餘卒。「一〇」獻子有友五人 卽孟獻子，姓仲孫，名蔑，春秋時魯大夫。樂正襄、牧仲等五人與孟獻子爲

友，皆以道義相尚，而於獻子家之貴顯，無所羨慕。「一一」信陵 戰國時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信陵君爲其封

號。「一二」侯生 戰國時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奉爲上客。「一三」毛薛二公 戰國時趙處士。信陵君欲見兩

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問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一四」固 結也。「一五」北溟之鵬 鳥類

之最大者。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鯀，化而爲鳥，其名爲鵬。」「一六」子夏 見前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註十

四。「一七」見紛華而悅 史記禮書載：「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設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

二者心戰，未能自決。」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問說

劉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

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之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

古之人，虛衷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

爲謙，誠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利相咨訪，孜孜焉，□□惟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猶未達，強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惟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於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

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尚問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惟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後世且行之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註】「一」致疑 凡事理之有疑者，必推究其本，是曰致疑。「二」就有道而正 論語：「敏於事而慎於言，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三」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四」好問則裕 謂好問則德尊而業廣也。

「五」孟子論求放心 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六」子思 姓孔，名伋，孔子之孫。作中庸。

「七」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 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八」芻蕘 刈草曰芻，斫薪曰

蕘。詩經：『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九」以大知而察及邇言 中庸：『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邇言，淺近之言也。「一〇」孜孜焉 勤勉不怠也。「一一」師心 以己之心爲師也。「一二」周禮 周公作，擬周

室之官制，書成而未實行者。凡四十二卷。「一三」外朝以詢萬民 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

而詢焉。』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一四」孔文子 名伋，春秋時衛大夫。論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

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

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

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賢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峨冠、襜裙，從容步趨於廊廟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撝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

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

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名，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畏，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避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惘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愿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

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佻佻睨睨，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爲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註】〔一〕宋琦

字濂甫，號伯韓，清桂林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改御史。後以道員守杭州，太平天國兵來攻，城

陷死難。有怡志堂集。

〔二〕鄉曲

謂窮鄉僻壤之處。

〔三〕大人

指居高位者。

〔四〕長計

長久之計也。

〔五〕峨冠 高冠也。〔六〕襜裙 長裙也。〔七〕廊廟 謂朝廷也。〔八〕鉗口 擣舌 鉗口，喻不敢言也。擣舌，擣舉其舌則不能出聲，喻不言也。〔九〕挾震主之畏 謂威震人主，使之畏懼也。〔一〇〕斤斤 著意細事也。〔一一〕薄俗 謂澆薄不良之風俗也。〔一二〕憫然 安愉貌。憫音閑。〔一三〕孔子之所謂鄙夫 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一四〕鄉愿 謂鄉人之同流合污，以博謹愿之稱者。〔一五〕張禹 字子文，漢軹人。成帝時拜相，封安昌侯。以病乞骸骨。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帝疑王莽，嘗問禹，禹以已老子孫弱，不敢直言。朱雲目爲佞臣。〔一六〕胡廣 字伯始，後漢華容人。歷事安、順、沖、質、桓、靈六帝，累官太尉，遷太傅，封育陽安樂鄉侯。後因與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一七〕趙戒 後漢成都人。官至太尉。以附權臣梁冀，封廚亭侯。〔一八〕奔踉 謂乘之則奔，立則踉人也。〔一九〕矯者 猶言僞者。〔二〇〕化化 睨 睨 音醒顯，小心恐懼之意。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

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則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

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

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七〕}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八〕}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以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註】

〔一〕曾國藩 字瀚生，號伯涵，清湖南湘陰人。道光進士，官至禮部侍郎。以討太平天國功，擢大學士，任

兩江總督，封毅勇侯。卒諡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

〔二〕戢戢 衆聚貌。

〔三〕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見易說

卦，撓，動搖之也。

〔四〕讎 應驗也。

〔五〕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

論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六〕一命

周制，任官自一命至九命。

〔七〕天位

謂爲天子也。

〔八〕惴惴

恐懼貌。

世變說

薛福成^{〔一〕}

予觀火輪舟車之迅捷，因念人心由拙而巧，風氣由樸而華，固係宇宙間自然之理。自開闢以後，不知幾何年。古聖人始創爲舟車，爲弧矢^{〔二〕}，乃閱四千數百年以迄於今，弓矢變而爲槍礮，舟車改駛以火輪。

從前中國小說家言，有所謂騰雲者，有所謂千里眼順風耳者，謂不過荒唐悠謬之

言。今則乘氣球者，非所謂騰雲乎？電線德律風^{〔三〕}，傳數萬里之報於頃刻，不更捷於千里眼順風耳乎？即輪船日行千餘里，輪車日行二千餘里，雖騰雲之速，當亦不過如是。蓋世事遞變而益奇，昔之幻者，今皆實矣。

夫古聖人製作以來，不過四千數百年，而世變已若是。若再設想四五千年或萬年以後，吾不知戰具之用槍礮，變而益猛者爲何物？行具之用火輪舟車，變而益速者爲何物？但就輕氣球而論，果能改製日精，升降順逆，使球如使舟車；吾知行師者，水戰陸戰之外，有添雲戰者矣；行路者，水程陸程之外，有改雲程者矣。此外御風，御雲，御電，御火，御水之法，更百出而不窮，殆未可以意計測也。

【註】〔一〕薛福成字叔耘，清江蘇無錫人。曾出使英法各國，歸陞右副都御史。卒。有庸盦全集。〔二〕弧木

弓也。〔三〕德律風 即電話，爲 Telephone 之譯音。

用機器殖財養民說

薛福成

凡人用物，蘄^{〔一〕}其質良價廉，此情之所必趨，勢之所必至，非峻法嚴刑之所能禁也。

非令名美譽之所能勸也，非善政溫辭之所能導也。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宏，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貨流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爲之用也。

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然以一人所爲百人之工，減作十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必爭購之矣；再減作二三人之工之價，則四方尤爭購之矣。然則論所成之物，一人可兼十百，論所獲之價，一人可兼二三；加以四方之爭購其物，視如減十減百之便利，而謂商務有不殷盛，民生有不富厚，國勢有不勃興者哉？

中國人民之衆，十倍西洋諸國，議者謂廣用機器，不啻奪貧民生計，俾不能自食其力。西洋以善用機器爲養民之法；中國以屏除機器爲養民之法。然使行是說也，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且以一人所爲之工，必收一人之工之價，則其物之爲人所爭購，必不能與西人之物相抗也。明矣。自是中國之貨，非但不能售於各國，并不能售於本國；自是中國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無益，遂不自用其力。自是中國之

民，非但不能成貨，以與西人爭利，且爭購彼貨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然則商務有不衰歇，民生有不凋敝，國勢有不陵替者哉！是故守不用機器調濟貧民之說者，皆饑寒斯民，困阨斯民者也。此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必也，研精機器，以集西人之長，兼盡人力，以收中國之用，斟酌變通，務使物質益良，物價益廉，如近年日本之奪西人利者，則以中國之大，何圖不濟！

余觀西洋用機器之各廠，皆能養貧民數千人，或數萬人。蓋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富商；不用機器以造物，則利歸西人。利歸富商，則利猶在中國，尙可分其餘潤，以養我貧民。利歸西人，則如水漸涸，而禾自萎；如膏漸銷，而火自滅；後患有不可言者矣！

【註】「一」薪 音期，求也。「二」閉關獨治 謂不與他國通商互市，嚴閉關門，如清代海禁時代。

原富序

吳汝綸

嚴子（三）既譯斯密氏（三）所著計學（三）書，名之曰原富，俾汝綸序之。

斯密氏是書，歐美傳習已久，吾國未之前聞。嚴子之譯，不可以已也。

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不周於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

中國士大夫以言利爲諱，又伏習居於重農抑商之舊說，於是生財之途常隘，用財之數常多；而財之出於天地之間，往往遺棄而不理。吾棄財不理，則人之睨其旁者，勢必攘臂而並爭，於是財非其財。吾棄財不理而不給於用，則仍取給於隘生之塗，塗益隘而取益盡，於是上下交瘁而國非其國。財非其財，國非其國，則危敗之形立見。危敗之形見而不思變計，則相與束手熟視而無如何。思變矣，而不得所以變之之方，雖終日搶攘居徬徨，交走駭愕，而卒無分毫之益。

中國自周漢到今，傳所稱理財之方，其高者則節用而已耳，下乃奪民財以益國用已耳。奪民財以益國用，前所謂取給於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殫居之術也。節用之說，施之安寧之世，能使百政廢缺不舉，而財聚留於不用之地；施之危敗之後，則節無可節，廢缺者不舉，而亦無可聚留。循是不變，是坐困也。

所謂變之之方者何也？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而理之，使不遺棄而已矣。取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條理之使不遺棄，非必奇材傑智而後能也。然而不痛改諱言利之習，不破除重農抑商之故見，則財且遺棄於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爲諱，則無理財之學；重農抑商，則財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財之所以通也，農者生財之一途也，閉財之多途而使出於一，所謂隘也；其勢常處於不足，尙何通之可言？

古之生財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則壅，故商興焉。禹之治水也，既與益〔益〕稷〔稷〕予衆庶稻及他根食〔食〕矣，又調有餘補不足，懋遷化居〔居〕以通之，是商與農並興，驗也。專農一途，故不需商。禹於九州〔州〕田賦，既等而次之，至其貢篚〔篚〕則皆所鮮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畋〕之所獵，漁之所獲，虞〔虞〕之所出，工之所作，井人〔井人〕之所職，舉財之出於天地之間者，無不財取爲用，夫是故勸商。其每州之終，必紀諸水貫輸，則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農抑商之謬論乎？禹之理天下之財，至纖悉不專農如此，而井利尤遠。蓋荆揚之金三品〔三品〕至周而猶盛，故詩曰：『大賂南金。』及漢武〔武〕而後，乃稍衰歇。史公〔史公〕有言：『豫章黃金，取之不足更費。』其證也。然上溯神禹時

已二千年矣。禹之興水利如此，又勤勤通九州貫輸之水道如此，使神禹生今時，其從事於今之路，鑛可意決也。況乃處危敗之後，則若周宣之考室，^{〔三〕} 衛文之通商惠工，^{〔四〕} 騷化三千，^{〔五〕} 蓋皆奉神禹爲師法，而可以利爲後而諱言之乎？

今國家方修新政，而苦財路衰耗。說者謂五洲萬國，我爲最富，是貧非吾患也。而嚴子之書，適成於是時。此斯密氏言利書也，顧時若不滿於商，要非吾國抑商之說，故表而辯明之。

世之君子，儻^{〔六〕} 有取於西國計學家之言乎？則斯密氏之說具在。儻有取於中國之舊聞乎？則下走^{〔七〕} 所陳，尙幾通人財幸^{〔八〕} 焉。

【註】

〔一〕吳汝綸 字肇甫，清桐城人。官直隸州知州。光緒末，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詩文集等書。〔二〕

嚴子 卽嚴，字幾道，又字又陵，清末福建侯官人。留學英國，曾任京師大學校校長。譯書有天演論、穆勒名學、

羣己權界論等。〔三〕斯密氏 卽亞丹斯密 (Adam Smith)，爲英國十八世紀之經濟學家兼倫理學家。

〔四〕計學 謂經濟學也。〔五〕怙習 沿習也。怙音逝。〔六〕搶攘 紛亂貌。〔七〕啻 音否，敗也。〔

八〕益 卽伯益，虞舜之臣。〔九〕稷 名棄，舜時農官。〔十〕根食 謂根生之植物可爲糧食者也。〔十一〕懋

遷化居。尚書：『懋遷有無化居。』謂交易其所積蓄也。〔二〕九州 爲冀、豫、荆、青、徐、雍、揚、梁、兗等九州。

〔三〕貢篚 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竹器）者，入於女功。〔四〕畋 音田，田獵也。〔五〕虞

古時掌山澤之官。〔六〕升人 掌金玉之礦者。升，古礦字。〔七〕荆揚之金三品 尚書禹貢謂荆揚二州，貢

金三品。金三品，謂金銀銅也。〔八〕大賂南金 大，廣也。賂，賂遺君及卿大夫也。南，指荆揚二州也。〔九〕漢武

謂漢之武帝，名徹，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一〇〕史公 卽太史公司馬遷，字子長，漢龍門人。繼父爲太史

令。作史記百三十卷。〔一一〕豫章 今江西南昌縣。〔一二〕取之不足更費 謂金少取之不足以償其取金之

費。〔一三〕周宣之考室 周宣王名靖，厲王之子，在位四十六年。考室，成室也。周宣王爲中興之主，先務富民，然

後築宮室，室旣成，設盛食，燕羣臣，歌斯干之詩以歡樂之。〔一四〕衛文之通商惠工 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一五〕騾牝三千 見

詩經定之方中。馬七尺以上爲騾。謂衛國所畜馬七尺而牝者，亦已有三千之衆，其富可知矣。〔一六〕儻 俗作

倘，或然之詞也。〔一七〕下走 自稱之謙詞也。〔一八〕財幸 猶言裁察。

上李鴻章書

孫文

竊文籍隸粵東，〔一〕世居香邑。〔二〕曾於香港，〔三〕考授英國醫士。幼嘗游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四〕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竅奧。當今民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五〕所知，指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六〕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七〕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陵我者，我今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八〕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週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逃聽〔九〕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夫復何所指陳？然而猶有所言者，正欲於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一〇〕仰贊高深於萬一也。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倣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然爲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

而圖末也。

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學而後知；人不能皆好學，必待教而後學。故『作之君，作之師，』所以教養之也。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惜日久廢弛，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泰西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遺風，庠序學校，徧布國中。人無貴賤，皆奮於學。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於學之中；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設有專師，津津啓導，雖理至幽微，事至奧妙，皆能有法以曉喻之，有器以窺測之。其所學由淺而深，自簡及繁，故人之靈明日廓，智慧日積也。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一見，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地隨人以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泰西人才之衆多者，有此教養之道也。

且人之才智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

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卓異自立，無待乎勉勛也；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猶興』也。至中焉者，端賴乎鼓勵以方。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而國家必寵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奮，士不虛生。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闡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又學者儻能窮一新理，創一新器，必邀國家之上賞，則其國之士，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幾於奪造化（一）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勵之方也。

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長，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而巧者易以飾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遺賢，朝多倖進。泰西治國之規，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務取所長而久其職。故爲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學院；爲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學堂。若其他文學淵博者，爲士師；農學熟悉者，爲農長；工程練達者，爲監工；商情講習者，爲商董；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總之，凡學堂課此一業，則國家有此一官。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其學而優者，則能仕；且恆守一途，有升遷而無更調。夫久任則閱歷深，習慣則智巧出，加之厚其養廉，

〔二〕永其俸祿，則無瞻顧之心，而能專一其志。此泰西之官無苟且，吏盡勤勞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養有道，則天無枉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鬱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則人能盡其才矣。人既盡其才，則百事俱舉；百事舉矣，則富強不足謀矣。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

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

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脈。自后稷〔三〕教民稼穡，我中國農政，古有專官。乃後世之爲民牧者，以爲三代以上，民間養生之事未備，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三代以下，民間養生之事已備，故聽民生自養而不再擾之，便爲善政；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以日就廢弛也。農民祇知恒守古法，不思變通，墾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勞多而獲少，民食日艱。水道河區，昔之所以利農田者，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如北之黃河，固無論矣。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四〕，於古未嘗有患，今則爲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於茫茫定數。

而已。年中失時傷稼，通國計之，其數不知幾千億兆。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闢，山澤之不治，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所謂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難乎？泰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無失農時，故特設專官，經略其事。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如印度之恒河，〔三〕美國之密士，〔四〕昔泛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而卒能平治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有國家者，可不急設農官以勸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儻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顧天生人爲萬物之靈，故備萬物爲之用，而萬物固無窮也，在人之靈取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養，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盡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別土質之美劣而已。儻若明其理法，則能反礮土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此農家之地理化學也。別種類之

生機，分結實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質，明六畜之生理，則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權，此農家之植物學動物學也。日光能助物之生長，電力能速物之成熟，此農家之格物學也。蠶蝨（三）宜防，疫癘宜避，此又農家之醫學也。農學既明，則同等之田，能產數倍之物，是無異將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即無異將一國之地，廣爲數國之大也。如此則民雖增數倍，可無飢饉之憂矣。此農政學堂所宜亟設也。

農官既設，農學既興，則非有巧機，無以節其勞，非有靈機，無以速其事，此農器宜講求也。自古『深耕易耨』（四）皆藉牛馬之勞，乃近世製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馬之用，以其費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則一器能作數百牛馬之工，起水則一器能漑千頃之田，收穫則一器能當數百人之刈，他如鑿井，濬河，非機無以濟事，墾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功。機器之於農，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創器之家，日竭靈思，孜孜（五）不已，則異日農器之精，當又有過於此時者矣。我中國宜購其器而做製之。

故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人力省。此三者，我國所當做效以收其地利也。

所謂物能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一七〕爲生民根本之務，舍此則無以生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

窮理致用爲事。如化學精，凡動植礦質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廣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爲用火油也，昔日棄置如遺，今爲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爲洋貨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視爲無用，今可鍊爲藥品，鍊爲顏料。又煮沙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礬精，鍊石以爲田料；諸如此類，不勝縷書。〔一八〕此皆從化學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幾許財源！我國儻能推而做之，亦致富之一大經也。格致之學明，則電風水火皆爲我用。以風動輪而代人工，以水沖機而省煤力，壓力相吸而升水，電氣相感而生光。此猶小焉者也；至於火作氣以運舟車，雖萬馬所不能及，風潮所不能當，電氣傳郵，頃刻萬里，此其用爲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有更不止於此者，在人能窮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廣。如電無形無質，似物非物，其氣付於萬物之中，運乎六合〔一九〕之內，其爲用較萬物最廣而又最靈，可以作燭，可以傳郵，可以運機，可以毓物，可以開鑛；顧作燭傳郵已大行於宇內，而運機之用，近始知之，將來必盡棄其煤機而用電力也；毓物開鑛之功，尙未大明，將來亦

必有智者究其理，則生五穀，長萬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電必資乎力，而發力必資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電，以器蓄之，可待不時之用，可供隨地之需。此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物用愈求則人力愈省，將來必至人祇用心，不勞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機器巧則百藝興，製作盛，上而軍國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財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鑛，有機器以開，則碎堅石如齋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闢天地之寶藏矣。織造有機，則千萬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纜廢絲，織絨呢，則化無用爲有用矣。機器之大用，不能徧舉。我中國地大物博，無所不具，儻能推廣機器之用，則開鑛治河，易收成效；紡紗織布，有以裕民不然，則大地之寶藏，全國之財物，必多爲廢棄於無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幾？如是而國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瘠哉？謀富國者可不講求機器之用歟？

物理講矣，機器精矣，若不節惜物力，亦無以固國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鮮作無益。我中國之民，俗尙鬼神，年中迎神賽會之舉，化帛燒紙之資，全國計之，每年當在數

千萬。此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無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數較鴉片爲尤甚，亦有國者所當並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產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熱、電者，各國之所共有，在窮理之淺深，以爲取用之多少。物產者，如五金、百穀，各國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則係於機器靈笨，與人力之勤惰；故窮理日精，則物用足，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是亦開財源、節財流之一大端也。

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

夫百貨者，成之農工，而運於商旅，以此地之贏餘，濟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亞於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國，體恤商情，祇抽海口之稅，祇設入國之關。貨之爲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稅；貨之爲民生日用所必需者，輕其斂。入口抽稅之外，則全國運行，無所阻滯，無再納之征，無再過之卡。此其百貨暢流，商賈雲集，財源日裕，國勢日強也。中國則不然，過省有關，越境有卡，海口完納，又有補抽，處處斂徵，節節阻滯，是奚異徧地風波，滿天荆棘？商賈爲之裹足，負販從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貨暢流也，豈不難乎？夫販運者，亦百姓生

財之一大道也。『百姓足，^{〔三三〕}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今日關卡之濫徵，吏胥^{〔三三〕}之多弊，商賈之怨毒，誠不能以此終古^{〔三三〕}也。徒能平民之脂膏，於國計民生，初無所裨。謀富強者，宜急爲留意於斯。

夫商賈逐什一之利，別父母，離鄉井，多爲飢寒所驅，經商異地，情至苦，事至艱也。若國家不爲體恤，不爲保護，則小者無以覓蠅頭^{〔三四〕}微利，大者無以展鴻業遠圖。故泰西之民，出外經商，國家必設兵船，領事爲之護衛；而商亦自設保局^{〔三五〕}銀行，與相倚恃。國政與商政並興，兵餉以商財爲表裏。故英之能傾印度，扼南洋，^{〔三六〕}奪非洲，并澳^{〔三七〕}土者，商力爲之也。蓋兵無餉則不行，餉非商則不集；西人之虎視寰區，^{〔三八〕}憑陵中夏者，^{〔三九〕}亦商爲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國富強之所關也。我中國自與西人互市^{〔四〇〕}以來，利權皆爲所奪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剝損遏抑之也。商人不見保，則貨物不流；貨物不流，則財源不聚，是雖地大物博無益也。以其以天生之材爲廢材，人成之物爲廢物，則更何貴於多也？數百年前，美洲之地，猶今日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貧？是貴有商焉，爲之經營，爲之轉運也。商之能轉運者，有國家爲之維持保護也。謀富強者，可不急

於保商哉

夫商務之能興，又全恃舟車之利便。故西人於水則輪船無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戶庭，萬國九洲，儼同闔閭。^{〔四一〕} 關窮荒之絕島，以立商墜，求上國之名都，以爲租界；隨四方之貨寶，聚列國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貿易繁興，財貨山集者，有輪船爲之運載也。於陸則鐵道縱橫，四通八達；凡輪船所不至，有輪車以濟之，其利較輪船爲尤溥，以無波濤之險，無礁石之虞。數十年來，泰西各國，雖山僻之區，亦行鐵軌，故其貨物能轉輸利便，運接靈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濟之，雖有荒旱之災，而無饑饉之患。故凡有鐵路之邦，則全國四通八達，流行無滯；無鐵路之國，動輒掣肘。^{〔四二〕} 比之癱瘓。^{〔四三〕} 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視路爲命脈矣，豈特使商賈之載運而已哉？我國家亦恍然於輪船鐵路之益矣，故沿海則設招商。^{〔四四〕} 之輪船，於陸則興官商之鐵路。但輪船祇行於沿海大江，雖足與西人頡頏。^{〔四五〕} 而收我利權，然不多設於支河內港，亦不能暢我貨流，使我商運也。鐵路先通於關外。^{〔四六〕} 而不急於繁富之區，則無以收一時之利，而爲後日推廣之圖也。必設於繁富之區，如粵、港、蘇、滬、津、通。^{〔四七〕} 等處，路一成而效立見，可以利轉輸，可以勵富戶，則繼之以

推廣者，商股必多，而國家亦易爲力。試觀南洋英屬諸埠，其築路之資，大半爲華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趨之。華商何厚於英屬，而薄於宗邦？是在謀國者，有以乘勢而利導之而已。此招商舉路之扼要也。

故無關卡之阻難，則居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貿遷；多輪船鐵路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貨流既暢，則財源自足矣。籌富國者，當以商務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斂爲工，捐納爲計，吾未見其能富也。

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財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後修我政理，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

顧我中國做效西法，於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則有同文（四六）方言（四七）各館，水師（五）

武備（五）諸學堂，裕財源則闢煤金之鑛，立紡織製造之局，興商務則招商輪船，開平

鐵路（五）已先後輝映矣；而猶不能與歐洲頡頏者，其故何哉？以不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並行之也。問嘗統籌全局，竊以中國之人民財力，而能步武泰西，參行新法，其時不過

二十年，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蓋謂此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倣效西法，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爲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竊嘗聞之，昔我中堂（五）經營乎海軍鐵路也，嘗脣爲之焦，舌爲之敝，苦心勞慮，數十餘年，然後成此北洋之一軍，津關（五）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勳名功業，任寄股肱，（五）而又和易同衆，行之尙如此之艱，其他可知矣。中國有此膏肓之病（五）而不能除，則雖堯舜復生，禹臯（五）佐治，無能爲也；更何期其效於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傑之所以扼腕，（五）文昔也。所以欲捐其學而匿迹於醫術者，殆謂此也。然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人事否泰，（五）窮極則通；猛劑遽投，膏肓漸愈。逮乎法釁（五）告平之後，士大夫多喜談洋務矣；而拘迂自囿之輩，亦頗欲馳域外之觀。此風聲之變革，亦強弱之轉機。近

年以來，一切新政，次第施行，雖四大之綱，不能齊舉，然爲之以漸，其發軔於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風而興起也。

竊維我中堂自中興〔六〕而後，經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爲急務；建學堂，招俊秀，聘西師而督課之，費巨款而不惜；遇有一藝之成，一技之巧，則獎勵倍加，如獲異寶。誠以治國經邦，人才爲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嘗以無緣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六三〕深用爲憾！顧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大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六四〕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愛士之心，揆國家時勢當務之急，如文者亦當在陶冶而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駑下，〔六五〕而敢求知於左右者，蓋有慨乎大局，蒿目〔六六〕時艱，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謂乘可爲之時，以竭愚夫之千慮，用以仰贊高深，非徒撰空言以瀆清聽，自附於干謁者流，蓋欲躬行而實踐之，必求澤沛乎萬民也。

竊維今日之急務，固無逾於此四大端，然而條目工夫，不能造次，〔六七〕舉措施布，各

有緩急；雖首在陶冶人才，而舉國並興學校，非十年無以致其功。時勢之危急，恐不能少復，何也？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士途壅塞，下則游手而嬉，嗷嗷之衆，何以安此？聞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侵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勸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民習於所知，雖有更革，必無傾駭。成效一見，爭相樂從，雖舉國徧行，爲力尙易，爲時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則踵行他政，必無撓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竊以我國家自欲行新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倣效；派往外洋肄業學生，亦未聞有入農學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見有一農學之師，此亦籌富強之一大憾事也。文游學

之餘，兼涉樹藝，泰西農學之書，間嘗觀覽，於考地質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與鄉間老農談論耕植，嘗教之選種之理，糞溉之法，多有成效。是則農政之興，甚易措手。其法先設農師學堂一所，選好學博物之士課之，三年有成，然後派往各省分設學堂，以課農家聰穎子弟；又每省設立農學博覽會一所，與學堂相表裏，廣集各方之物產，時與老農互相考證；此辦法之綱領也。至其詳細節目，當另著他編，條分縷晰，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謂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

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游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藥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邦，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再行游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查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倣西法，招民開墾，集商舉辦，此與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欲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民人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志）其志而已！

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鉅險阻，猶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尙毅然而成之；況於農商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之難，又有行之之人，

豈尙有不爲者乎？用敢不辭冒昧，侃侃而談，爲生民請命，伏祈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註】「一」李鴻章 字少荃，清合肥人。道光進士。太平天國之役，率軍轉戰江淮，甚著功績。其後各國條約，多

其手訂。官至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封肅毅伯。諡文忠。「二」孫文 字逸仙，廣東中山縣人。手創中國國民

黨。辛亥革命成功，爲第一任大總統，旋即辭職。後以反對北方政府不法，組織政府於廣州以與之抗。民國十四年

卒於北平。遺教有三：民主義、建國大綱等。「三」粵東 兩廣爲古百粵之地，廣東在粵之東都，故稱粵東。「四」

香邑 卽廣東香山縣，今改中山縣。「五」香港 廣東省珠江口外之一島，今屬英國。「六」格物 卽物理

學。「七」管見 謙言所見之小也。「八」芻蕘之采 見前劉開調註八。「九」駸駸 疾行貌。「一〇」輶

車 使者所乘之車也。「一一」逃聽 遠聽也。「一二」愚夫之千慮 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一三」作之君

作之師 尙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一四」庠序 鄉學名，殷曰庠，周曰序。「一五」三代 見前

黃宗義原法註一。「一六」津津 喻言之有味。「一七」不待文王而猶興 孟子：『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一八」造化 義與天同，以天能造化萬物也。「一九」養廉 謂加給俸祿，以養官

吏廉恥之心也。「二〇」后稷 虞舜農官，舜命棄任之，因亦稱棄爲后稷。「二一」東西北三江 皆珠江上游。

【三】恆河 卽岡底斯河，(Ganges) 佛經謂之恆河。發源於我國之西藏，流至印度，注於孟加拉灣。【三】密

- 士 (Missouri) 美國南部水名，流經密蘇里諸州，入密士失必河。流時盛運泥沙，俗稱大泥河。〔二四〕蠶蝕謂蟲害也。〔二五〕深耕易耨 見孟子。易，治也。耨，耘也。〔二六〕孜孜 見前劉開問說註十。〔二七〕格致 謂自然科學。〔二八〕縷書 詳細以書也。〔二九〕六合 天地四方謂之六合。〔三〇〕漏卮 喻利權之外溢也。〔三一〕百姓足等句 見論語。〔三二〕吏胥 官署之僱員也。〔三三〕終古 謂久遠也。〔三四〕蠅頭 喻微小也。〔三五〕保局 卽保險局。〔三六〕南洋謂南洋羣島，亦稱馬來羣島，地多英屬。〔三七〕澳 謂澳大利亞洲，全屬英國。〔三八〕寰區 猶言寰球。〔三九〕中夏 卽中國。〔四〇〕互市 謂與外國互相交易而通市也。〔四一〕閩閩音寶賈，市肆也。〔四二〕掣肘 阻撓也。〔四三〕癱瘓 謂四肢廢瘳不仁也。〔四四〕招商 指招商局，創於清同治十一年，本爲官商合辦之輪船公司，今已完全收歸國營。〔四五〕頡頏 相上下也。〔四六〕關外 謂山海關外東三省之地。〔四七〕通 指南通，今江蘇縣名。〔四八〕同文 清咸豐十年，附設同文館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教授各國文字，及各種科學。〔四九〕方言 清光緒開設方言館，專爲造就翻譯人才。〔五〇〕水師 清光緒七年在天津設立水師學堂，以後南京武昌相繼設立。〔五一〕武備 清光緒十一年在天津設武備學堂，後各省多倣行之。〔五二〕開平鐵路 開平地名，屬河北，其地有大煤礦，今北甯鐵路經過其地。〔五三〕中堂 世稱宰相曰中堂，李鴻章官大學士，居宰相之位，故以中堂稱之。〔五四〕津關 謂天津至山海關也。〔五五〕股肱

喻天子之重臣也。〔五六〕膏肓之病 謂病甚也。〔五七〕臯 卽臯陶，虞舜時爲獄官之長。〔五八〕扼腕 憤慨

也。〔五九〕否泰 猶言窮通。〔六〇〕法筭 指光緒間中法之戰。〔六一〕中興 太平天國破滅以後，國內秩序

稍定，號曰中興。〔六二〕桃李之植 唐狄仁傑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在公

門。』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六三〕涉獵 謂略讀而不專精也。〔六四〕鶩下 謂劣也。〔六五〕蒿口

〔莊子〕：『今之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蒿細弱而陰潤，最易棲塵。言世之君子，眯眼塵中而憂世也。〔六六〕巖

穴自居 謂自居於隱逸也。〔六七〕造次 急遽也。〔六八〕岌岌 危也。〔六九〕嗷嗷 衆聲嘈雜也。〔七〇〕闖

賊 卽李自成，陝西米脂人。明末流寇，自稱闖王。破河南，陷京師，後爲吳三桂所敗，竄九宮山，自縊死。〔七一〕髮

匪 指太平天國之洪秀全、楊秀清等，因其蓄髮，故稱髮匪。〔七二〕凶侵 謂凶災也。〔七三〕天子有親耕之典

古有籍田，天子親耕之以供祭祀，亦勸農之意也。〔七四〕撓格 阻撓也。〔七五〕玉成 今謂成全曰玉成。

標商冊註



(11943)
0.40